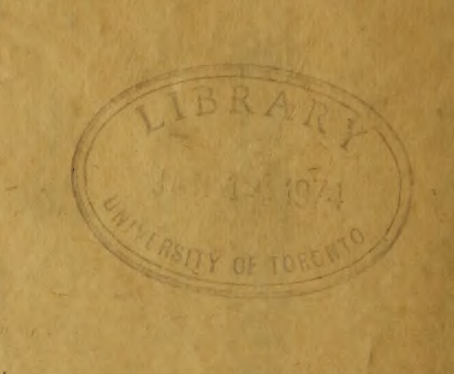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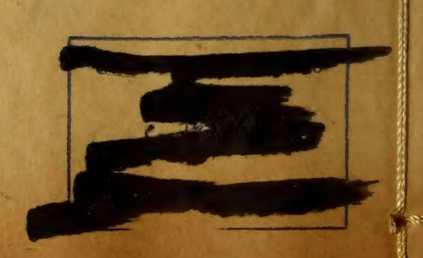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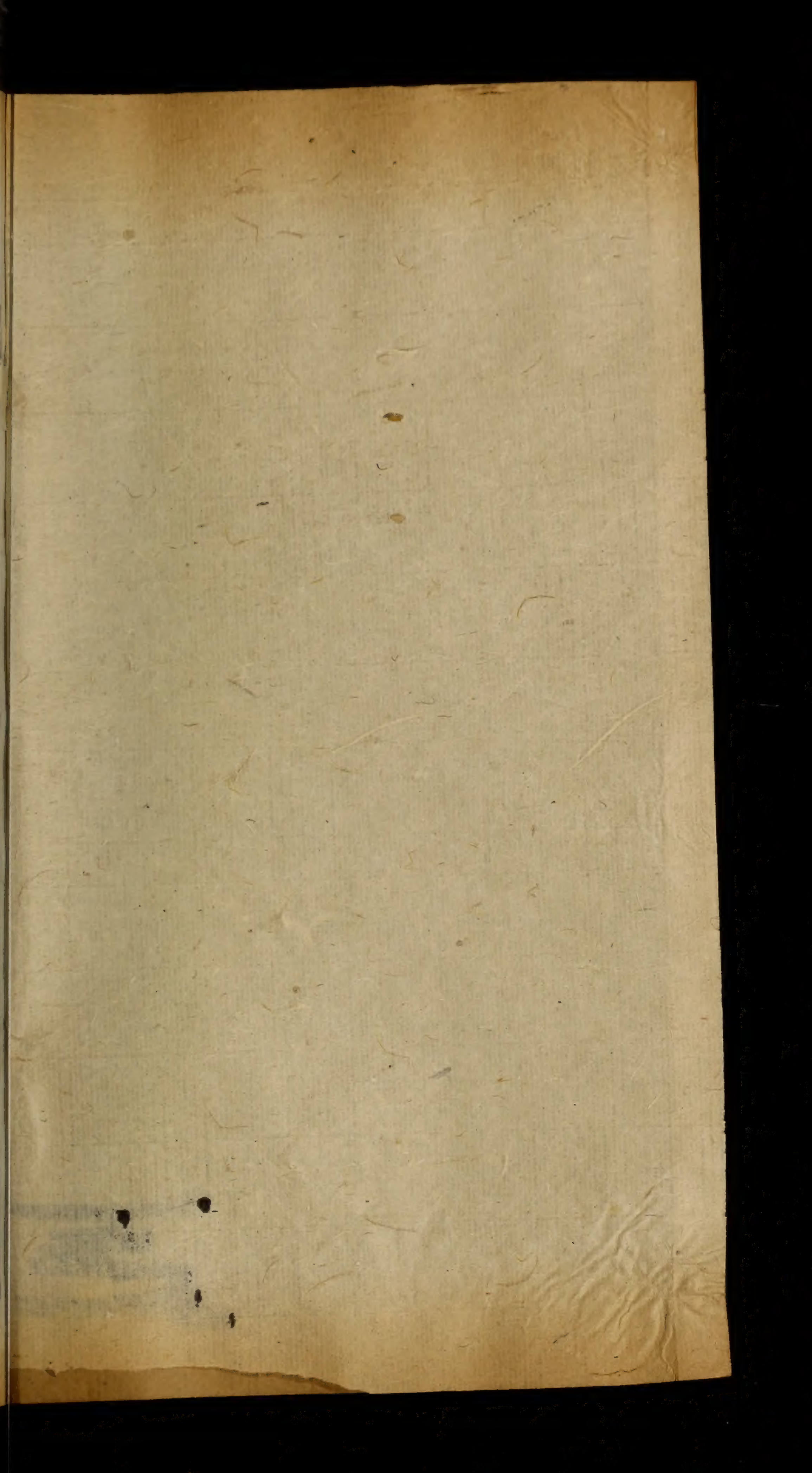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二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神宗皇帝

綱 丙辰九年。春正月。交阯陷邕雍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目 交人圍邕今廣西南寧府。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

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曰忠勇【綱】章惇招降五溪蠻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降之五溪蠻見二一卷十一遂城下溪州賜名會溪今湖廣永順軍民宣慰使司【綱】二月以郭逵為安南見上卷末交阯招討使【目】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見五四卷十三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整救也濟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卨屑爲招討使宦者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既而卨與李憲議事

呂惠卿訟王安石

不合。帝因問爲孰可代憲。卨言逵老於邊事，頗以爲使而已。嗣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即林邑。見四卷十三。）占臘（亦名眞臘。安南屬國。）合擊交阯。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目】呂惠卿既出守陳，（見上卷二六。）而張若濟之獄（見上同。）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宗）橫之末數，方命（虞書，方命圯族。注：方命，逆命而不行也。蓋圓則行，方則止。圯，敗也。圯族，猶言敗類也。○圯音痞。）矯令，罔上要（邀）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

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去聲）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坡）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

【綱】八月罷粥（鬻）祠廟

【目】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見六六卷二五）閼（遏）伯（高辛氏之子爲堯火正堯遷之於商丘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商丘今歸德府商丘縣）微子（成王封微子啓於宋以紹殷後。宋即商丘。）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

張方平託劉摯爲奏

乞酉三廟

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覺然驚顧貌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見六卷四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見同上又有雙廟在歸德府治西乃唐張巡許遠見五一卷十又十三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傷國體乞酉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得罷粥

綱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

為福建子三字

吳充薦賢

司馬光貽書吳充

京知樞密院事。目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見五九卷三一判江寧府見上卷二四金陵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福建泉州府人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八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

獨樂堂　膏肓

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頸，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肓荒。○心下爲膏，肓膈也。左傳成公十年，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爲，治也。攻，灸也。達，針也。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竟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

宦者節制諸軍

河南邵雍

爲欺而賢京。故名用之。綱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在安南國 李乾德降。綱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見六七卷三三熙河見上卷十七諸軍。

綱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目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朔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 綱 秋。七月。河決澶蟬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綱 九月。河南今河南河南府邵雍卒。目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現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見一十卷十四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

堯夫內聖外王之學

明道爲康節銘墓

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時。新法固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字康節。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評前周氏曰。雍未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錄賢也。然何爲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蓋雍著書遺

有得則識

立言。抱道自樂。雖躬逢盛世。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是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則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耳。豈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處士。則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爲河南之人。豪傑出其右者。其予之深矣。此誌綱目之特筆也。

【綱】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目】載自崇文見七十卷十八。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

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附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

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綱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會孝寬罷。以孫固同知

樞密院事。[目]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眞定。今直隸眞定府。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綱]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目]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十一見上卷用兵貲用浩繁。尚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

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綱 冬。復置大理獄。

綱 己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目 顥自知扶溝縣。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謂爲御史。見七十卷十二。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

小人斷斷見十七卷十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綱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

目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去聲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

文彥博言濬川杷 琵 非濬河之具 熙寧六年十月外都水監丞王令圖以河北流閉已久請開脩直河王安石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 ○澱音電濁泥也

帝遣知制誥熊本行上聲視察視也以

蔡確皆以起獄奪人位

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寺。覲記辛也。○希欽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見十卷十九。繫。遂劾絳爲子有所屬。絳請出知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

杜太后作則於始源流深長

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一見十卷二。今陛下所自建立者一人。挾怨而壞(怪)之法。遂不變。

[綱]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廣義]太皇太后者。仁宗之后。太尉彬之孫也。觀其訓神宗之言。宛然乃祖不嗜殺人之仁也。當時仁宗廢郭后而立太后。則太尉之德蓋可見矣。雖然要亦杜太后作則於其始也。厥後英宗之后高氏。史稱爲女中堯舜。神宗之后向氏。哲宗之后孟氏。皆有賢德著稱。豈非以其源流之深長也哉。

[目]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朔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促)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一見六卷

蘇軾以詩託諷

三一。幽薊。燕。郎。幽也。已與大臣定議。乃詐太后白其事。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吝。羞也。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閒。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易繫辭下傳。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倘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綱】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目】軾自徐今江南徐州。徙湖今浙江湖州府。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挑揚也。其語以爲傷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

父。交通戚里逮見十卷十九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蘖見十四卷三一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捃摭也。見四十卷十六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

蘇軾詠檜詩

疎如此。其心不能無觖觖望。怨望也。今一旦致於理大理獄。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貰赦也。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買詬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檜木名。柏葉松身。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輕比。從輕例也。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音莘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君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

鮮于侁薦賢

不忍欺君負友

今湖廣黃州府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詵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莘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邠范祖禹等及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即揚州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

西京御史臺

劉几定雅樂

王安禮星變疏

綱 庚申三年。春。正月。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踰月卒）

綱 夏。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

綱 秋。七月。彗（見五卷十三）出。太微。（天帝南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

目 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瀆。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所譏小數眇

指蔽目

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閣八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泰山華山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綱九月。定百官寄祿格。目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砌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

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慶州。今陝西慶陽府。使上平西夏。西夏王秉常都夏州。即寧夏衛。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綱] 以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爲副使。向尋免。時同列賀向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諸民畜馬向旣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綱]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目]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

三入不愧科名

築河隄

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俱相仁宗。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綱】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目】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俞又强占去聲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今河南汝寧府。【綱】夏。四月。築河隄

低　自大名今直隸大名府至于瀛州。【目】河復大決澶州見上四小吳埽。埽。隄岸曰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立之言宜自北京即大名府見六八卷九至瀛州今直隸河間府分立東西

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綱】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見四卷十入。廟于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縣。【目】報其存趙孤也。追贈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綱】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目】知慶州見上慶。俞充。知帝有用兵意。慶請西伐。又言諜諜。今之細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稅秉常以河南地見十三卷二十六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見上四。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見上卷一。种諤副總管种諤入對。諤

孫固諫伐夏

孫固諫任李憲

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見九卷十九。爾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祝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

先擇帥。旣無其人。爲君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見六七卷三三劉昌祚出涇原。見同上王中正出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分道並進。綱冬。十一月。高遵裕等兵潰。會李憲不至靈州。卽靈武。見上。而還。

綱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綱夏四月。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亶省詐爲錄目劾停遠近稱快綱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夜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

小人彙征

富弼疏相察確

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劉義】此正小人彙征之時也。安禮獨如宋王何。【目】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確既得屢興羅織之獄。見四六卷十二。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

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辭。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民。貫也。錢）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啖食也）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憲宗元和十年正月吳元濟反。至十二年十月平。）惟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奄）寺（宦官也）。欲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

王安禮諫伐夏二

訓辭典約而盡

朝獻景靈宮

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綱 以曾鞏爲中書舍人。目 鞏能文章。爲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綱 呂公著罷。綱 秋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目 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見六大卷

三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廣義】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夫大禘之禮。自有太廟常典。神宗此舉。其謂之何哉。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其神宗之謂乎、

【綱】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目】神謂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陝西延安府今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苦濫反。俯視也。平夏。使虜不得絕磧遂。直度曰絕虜中沙漠曰磧為寇。謂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今延安府米脂縣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見止議之。禧至鄜延。上言銀州

不如永樂視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傍依也）塞督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見二三卷二五）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祝）曲珍守之

綱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目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

國而至禧兵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白禧曰此鐵鷂耀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蕩同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衆大潰會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砦珍城中乏水已數日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穆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走免將較死者數百人及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

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神宗年號以來用兵。得夏葭蘆。今延安府葭州吳保。今延安府吳堡縣義合。在延安府綏德州東米脂浮圖。在綏德州西塞門。在延安府安塞縣六堡。而靈州見上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升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團練副使。隨州見上卷十二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

四月遼大雪

富弼遺表

用兵少置獄盡爲是也

綱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今陝西臨洮府蘭州貶李憲爲熙河見上十三都總管綱夏四月遼大雪目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綱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目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自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

陝西再圖保甲。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者。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目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綱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　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爲尚書左右丞。綱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目彥博自河

香山九老

洛陽耆英會

南洛陽也彥博判河南府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見六九卷二五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去聲詩祖道見十六卷十四賞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唐白居易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皆高年不仕於東都履道坊作尚齒會人繪為九老圖內惟狄兼謩年未六十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察僧寺曰刹梵言刹中華言竿即今幡柱沙門得法建幡告遠故稱僧寺為刹也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謨故事

孟子配食孔子

封孟子爲鄒國公

與顔焉。

〖綱〗甲子。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目〗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雄見十九卷九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非是而止。知鄆運州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鄒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顔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見七卷十五爲蘭陵見同上伯。揚雄爲成都今四川成都府伯。韓愈爲昌黎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伯。從祀廟庭。〖發明〗嗚呼。孟軻配享。其舉當矣。然封荀況揚雄。毋乃不可乎。彼荀況嘗曰。亂天下者。必孟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子子虛也書於孟氏之道同乎否乎揚雄[illegible]
試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illegible]
也以二子從祀綱秋七月王安禮罷綱冬十二月端
孔廟不亦謬乎
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目初光約戰國至秦
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
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俱閣名三館
見六四卷四四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
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
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
光出知永興軍見七十卷三三以衰病乞閒開乃差判西京

歷十九年而成

見上。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綱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詔皇太后權同聽政。目 帝疾甚。羣

邢蔡姦謀

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每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去聲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覦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

言上首有子定議立延安。總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綱]帝崩。太子即位。赦。

[目]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綱]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

[目]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

高后垂簾初政

高后不顧私恩

罷免行錢

脩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寛民間保戶馬。見上卷十七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見上十四。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悸忌心動也。馴旬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栗而退。【綱】罷免行錢。【綱】司馬光自洛入臨。去聲夏五月。詔求直言。【目】光居洛西京

衛士以手加額

新法吾黨激成

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哭也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去聲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密奏也者千數

【綱】名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廣義】書曰未至卒者傷吾道之不幸也

【目】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

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名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周子嘗寓此。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藏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為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

文彥博題墓

近思錄序

聖人之道復明　孟子之後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聲情也哉。綱王珪卒。目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盡學

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諂諛將順當時目爲三[illegible]
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illegible]
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綱〕以蔡確韓縝爲[illegible]
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目〕詔起光知陳州（見上卷二二）過
闕留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今山東登州府）召還緣
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
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
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

賜孝子徐積粟帛

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拯援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邪。

【綱】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目】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見四三卷二一)溫凊。從胡瑗(見六八卷二二)學。所居一室寒

徐積遇石不踐

賈衣償金

徐積訓諸生

一裘啜食粟。飲水。雖簍遺（去聲）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出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以[illegible]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臺上聲欺也）書中有金葉。積貲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歎服。及卒。賜

罷保甲法

此一路福星

諡節孝【綱】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目】公著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被召侍讀。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稱便。【綱】罷保甲法。【綱】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目】熙寧末。侁已嘗爲京東轉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去聲人曰。今復以子駿侁字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

罷方田法
罷市易法
罷保馬法

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綱]罷永裕陵。 罷方田法。[綱]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綱]罷保馬法。[發明]嗚呼。民之憔悴於虐政。可謂極其至矣。今能於保甲方田市易。保馬之法。次第而罷之。其革故鼎新。為可見焉。殆見天下之疾首蹙額者。皆變為含哺鼓腹之餘耶。苟或哲宗不改賢母之政。一遵祖宗之法。天下何由而亂邪。[綱]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目]恕博通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皆器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光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

以爲功。至是復爲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與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見上十七

雲開張氏曰：邢觀高后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逐嘉問、邢恕，罷保甲、閒歛、方田、市易、養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孰謂女后當國，而無足稱者哉。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初封延安郡王，後立爲太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歲而崩。○帝幼冲嗣位，高太后臨朝，任用賢相，庶事脩舉。逮後熙豐小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隳亂，而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綱】丙寅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目】右司諫王覿（狄）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

綱目得好惡之正

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上見【綱】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發明】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予其黜小人。下書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所以予其用君子。綱目非厚光而薄確也。得好惡之正云。鄭下書章惇范純仁同意【目】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伐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猶言半紙與呂公著曰。

惟國事未有所託

中國相司馬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愍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祝公。既而詔免朝覲。見三十三卷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綱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綱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目惇與司馬光爭辯役法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今河南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

罷青苗法

罷免役法

司馬公請行差役

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擢遷。事封還詔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綱]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綱]三月。罷免役法。[目]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見七十卷三六募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見七十卷十三。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見同免役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光復請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定差役法。見六四卷四六。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

二害輕重略等

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

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中世）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見四八卷二十）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韓琦）刺陝西義勇（見六八卷九）公爲

差役當熟講緩行

蔡京獨如約

諫官爭（評）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閒。乘空閒處）。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其京畿之縣）顧役。為差役（改顧役）。無一

蘇軾至言

遠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綱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目 子淵在熙豐(熙寧元豐神宗年號)閒。提舉脩隄(低)開河。縻(爛)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隄壓埽(見上十二)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見上卷十一)。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綱 夏。四月。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目 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英宗年號)元豐閒。大臣屢薦。皆不起。

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洛陽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芮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閹宦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

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

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廣義】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傅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綱】韓縝免。【綱】王安石卒。【目】安石性彊忮。至很也。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附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讟紛起。終神宗世不復

名見久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坦也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會布字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綱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目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

詔舉經明行脩之士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綱】詔舉經明行脩之士。【目】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敎。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

俟登第日用以升甲。綱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目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崇福宮入臨。(去聲)

哭太后手詔勞(去聲)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力非人力所堪者去(上聲)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見上二四)名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綱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目太

改試爲課

置尊賢堂

鐫解額

置待賓吏師二齋

學自蔡確起大獄（見上十四）。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何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猶相尚也）之地。而月試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也）。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箋）解額（鐫謂刻定之。士由鄉而貢曰解。額。猶數也）。以去利誘。省繁文（師儒之官。不責以吏牘之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待賓

齋。所以待行能司賓敬者。吏師齋。則立觀光法。蓋以總求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學之士。易觀卦四爻。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如是者亦數十條。[綱]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滁州。今江南滁州。[綱]置春秋博士。[綱]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目]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見卷二十。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見卷六十五。再貶建寧軍治建州。今福建建寧府。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

錄人之過不宜太甚

治道去太甚

立十科舉士法

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惡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綱】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目】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

嫌於私。君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一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二知勇過人可備將帥。三公正聰明可備監司。四經術精通可備講讀。五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六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七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八善治財賦公私俱便。九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見十六卷四十。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告身敕命。告身見五一卷五。仍具

諄諄語如夢中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綱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綱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公司馬光卒。

目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見二十卷六。）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戟。亟也。）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今懷慶府溫縣。）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爲（去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

所爲無不可對人言

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名醫李積於兗今山東兗州府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

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司馬公有旋乾轉坤之功

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產削也)。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熙寧元豐)舊臣。多憸(纖)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諫)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綱】以蘇軾爲翰林學士。【目】軾自登州(見上二四)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

奇才奇才

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開道觀記。冀也。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爲何官。對曰。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

畢仲遊貽書戒蘇軾

奉聖公

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綱 張璪免。罷知鄭州。

綱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

目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見六九卷二。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百畝爲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見六七卷二一。子也。

綱 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終

棄羌轉而得蘇合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三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哲宗皇帝

綱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廣義 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貿貿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棄羌轉而得蘇合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音 羌轉蘇合見

註 六一卷十七

目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



見七一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卷二四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之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見十三卷四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見同經義

【綱】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綱】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今江南徐州教授。

【目】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神宗年號中。王氏

王存抗聲奮言

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綱]復制科。[綱]李清臣免。[目]時趙[illegible]非也。主熙豐之政清臣悃予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綱]五月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目]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見上卷三三王存抗聲辯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恐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見七十卷九[綱]八月龍崇政殿說書程頤。[目]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

軾玩侮頤

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請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

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構)西京(洛陽)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河南)黨蜀(四川)黨朔(今直隸朔北也虞書宅朔方曰幽都)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尚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熙寧元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雖上聲)陰伺間(諫)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訾毀也)○

胡宗愈君子無黨論

君子自相攻訐

程蘇交惡

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問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靜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爲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愬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其不惟小人之禍。蓋亦難免。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綱】罷右司諫賈易。【目】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

呂公仁者之勇

許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聲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綱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七十卷二 綱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目 公著以老懇辭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

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

前世已然之禍

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二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綱]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目]大防朴厚惷

呂范同心戮力

春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并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仁宗年號）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慶曆（仁宗年號）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

講學以治心養性為

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見七一卷六并錄歐陽脩朋黨論見六八卷十六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而宗愈居位如故綱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綱己巳四年春二月東平見六九卷二十九公呂公著卒目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覲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去聲哭贈太師封申國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公謚正獻公著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

呂公著
王安石

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量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illegible]

立經義詩賦兩科罷明法科

敬服如此【綱】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左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綱】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目】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

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

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綱】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目】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

范祖禹諫罷講筵

范祖禹先事之戒

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覓俗作覔乳媪襖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

蔡確車蓋亭賦詩

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綱】安置蔡確於新州。

【目】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嘗遊車蓋亭，在德安府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治湖廣漢陽府。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見四五卷二九。以斥東朝。太后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今廣東道。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眞宗年號。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月。貶確英州。今廣東韶州府英德縣。別駕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安置。確至新州。未幾卒。

綱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目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寧府。

綱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琦子許將為尚書左右丞。

綱 秋七月。安燾罷。以母喪去位也。

綱 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以四砦還夏

潞公宴餞玉津園

【綱】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見上卷十六之俘。乎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目】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俱見上卷十七安疆在陝西慶陽府白豹城東。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綱】文彥博致仕

【目】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仁宗年號建儲之議見六九卷五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見六二卷十九。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見六九卷三。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

館之與東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見六九卷八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東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潞公天下異人

【綱】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轍為尚書左丞

【綱】夏四月孫固卒【目】剛直心誠粹歲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綱】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

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旦]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見上卷八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王安石呂惠卿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罔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見七一卷七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見上卷三二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

調停
蘇轍諫用
安石之黨

熹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見四九卷二十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見四九卷八造作諸法。新法也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太后及帝因民所願。取而更耕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未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

聖賢戒於一陰方生之時

私忿。入臣彼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王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今而名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所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綱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楊康國論蘇轍

王巖叟納諫兩宮

侍郎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目]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張儀蘇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宗）橫（宏）捭闔（見六卷七）。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illegible]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

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彖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彖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日食大水

綱夏五月朔日食

綱六月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

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綱】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目】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覿攻之，遂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神宗年號。末在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今江南寧國府。君錫知鄭州。見上十。呂大防請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見六九卷十。尋改知揚州。【綱】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見上卷十九。【目】摯性陗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

鄭雍楊畏附呂大防

傅堯俞不設城府

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開與之接。雍畏謂廷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覬（記冀也）後福。遂罷摯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見上）

綱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目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態。素與王安

傅堯俞金玉君子

石善熙寧[神宗年號]初自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淸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堯俞字]見焉雍曰欽之淸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淸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諡獻簡

【綱】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

蘇轍沮伊川

蘇氏兄弟相繼擯頤

既而罷之。直頤服闋。闋音缺。服終曰闋。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擬除館職。館閣之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句構崇福宮。見上。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見上卷三十。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發明】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者頤在經筵，而蘇軾以不近人情譖；茲者頤直秘閣，而蘇轍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擯頤，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群而不黨，是先有以見絕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而遇君子，則道同志合，其利斷金，心乎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心背神

飄疾如芒刺勢猶冰炭矣故失書既而罷之以致其惜之之意焉

綱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目 后洺（明州今直隸廣平府）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奉迎發冊告期納成納吉納采問名）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去聲）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

人賢淑惜福薄耳。與曰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綱五月。王巖叟罷。出知鄭州綱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震。綱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未幾又罷知定州

綱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綱夏六月。梁燾罷。目燾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見四七卷七乘時而

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今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綱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目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

蘇轍同日
水
太皇太后
高氏崩

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畏入，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綱】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綱】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發明】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郡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旣崩，哲宗親政，熙豐小人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乖興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

目此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目】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平聲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綱】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院等復入內給事【目】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閒乘空閒處害政上疏曰陛下

天下豈堪小人再壞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諫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或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怙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怪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

江左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曾有旨名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名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

[綱]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目]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劉太后見六卷）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謂崩也）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

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見同上上之曰望陛下稽放倣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

綱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發明　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海分崩而不止也

目　呂大防為山陵見五三卷三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淸臣等行義各加題

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治直隸眞定府。）

【綱】甲戌。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淸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左丞。【目】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李淸臣發試進士策

【目】葬宣仁聖烈皇后。【綱】三月。朔。日食。【目】不盡如鉤。【綱】呂大防罷。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迎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綱】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目】廷試進士。李淸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同黜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

范純仁救蘇轍

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見十四卷六榷酤見十四卷三均輸見十四卷十五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

楊畏覆考拔畢漸第一

大略史無貶辭輒以比先帝非謗也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怪）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祭。怒少止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熙寧元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綱】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布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綱】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初商英爲

改元祐爲紹聖

范祖禹講官第一

開封推官。諫罷新法。呂公著惡之。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呂爲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綱】貶蘇軾知英州。九。見上【綱】詔改元【目】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綱】罷翰林學士范祖禹。【目】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以知陝州。三四。見上卷 祖禹在邇英。見六七卷二七。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綱】以

陳瓘諫言

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目　惇（見上卷七十二）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

章惇使林希典書誥

林希擲筆於地

復免役法

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見上。【綱】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目】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今四川成都府。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為。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太后。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盡名節矣。【綱】復免役法。

【目】以蔡卞為國史修撰。卞。王安石壻也。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書作日錄文飾

罷十科舉士法

衮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綱閏月。罷十科舉士法。見上卷三三。綱以安燾爲門下侍郎。綱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州。目言者謂其附會劉摯。見上十三。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綱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

罷制舉置宏詞科

制舉。置宏詞科。綱劉奉世罷。目奉世敞見六九卷六。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見上十九。綱鄧潤甫李清臣以黃履爲御史中丞。目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綱六月。除字說之禁。綱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目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

此非盛德

李清臣復與章惇異

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斷棺暴僕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二見上。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文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今廣東道。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

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今江南安慶）靈仙觀（見上卷二二又）【綱】八月罷。廣惠倉（四見上）【綱】復免行錢（七見上卷十六）【綱】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目】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六見八卷九北京）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七見一卷二三）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

勸陛下希望蔡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時論快之。

重修神宗實錄

綱 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

目 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今湖廣永州府）、澧（里。今湖廣岳州府澧州）、黔（鈐。今四川重慶府彭水縣）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朔）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

陸史謗書

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

宗實錄徙安州入。見上居住。

綱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見七二卷二五綱又七十卷三五綱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爲尚書左右丞。

綱 贈蔡確太師諡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闕訴遂有是命

綱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目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

常安民首發蔡京之姦

後已。今在廟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怒。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今江南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綱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綱 十一月。安燾罷。燾救常安民。章惇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綱 貶范純仁知隨州。

目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

范純仁申救諸賢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者。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遺老氏好還之戒。老子上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言然爲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也。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唐末牛僧孺、李德裕之黨，稱也。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數十年淪胥，相陷也。詩小雅：無淪胥以敗。不解，豈可尚遷前轍？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悖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見上卷十七。

廢皇后孟氏

【綱】丙子。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綱】二月。女眞（見六五卷三）伐紇石烈部阿踈。阿踈奔遼。【發明】（志女眞漸强。憑陵中國之始也。）【綱】秋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目】時劉婕妤（見四二卷入）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摭（職。拾也。）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見上入）事。以爲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今廣西平樂府）新（見上九）州別駕。賀（今平樂府賀縣）英（見新）州安置。【綱】九月。廢皇后孟氏。【目】劉婕妤同后朝太后於隆祐宮。或撤婕妤座。懟不復朝。泣訴於帝。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宮

中相傳獻。（爈入聲。鎮也）魅（妹。鬼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菊。推鞫罪也）之捕逮（見十卷十九）宦者宮妾三十人搒（邦）掠備至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敦逸秉筆疑未下內侍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高太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綱】冬十月雷大雨

學校之弊自龔原始

復罷春秋科

去聲竈 綱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 目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敗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綱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綱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復罷春秋科 綱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目 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

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安置於循今廣東惠州府新見上雷今廣東雷州府化今廣東高州府化州永今湖廣永州府五州。劉奉世安置柳州。今廣西柳州府韓維落職致仕。冉謫均州見上卷十七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遠州居住。王攽賓落職致仕。張耒晁潮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禼屑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今江西贛州府信

范純仁不避好名之嫌

范純仁戒諸子

豐（今贛州府信豐縣）而李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初軾貶英州未幾惠州安置）徙昌化軍（治廣東瓊州府儋州）范祖禹自賀州（見上）徙賓州（今柳州府賓州）劉安世自英州（見上）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君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見上卷二九）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

范純仁在
道覆舟

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忿爭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禍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綱】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言者論其附司馬光詆毀先烈故也

【綱】閏月以許將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廣義】嗚呼元祐掌執與夫太師諸賢非指館則告老致仕章惇舍此可也而傷害必致其極者何也蓋羣陰用事非絕陽光不能嚴雪之集是知進退元祐諸賢者皆非為邪朋蔡卞諸賊之地哉學者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音註】霰音線。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目】初附章

許將論諫元祐諸臣

惇覬（記○希幸也）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德之處於樞府由是稱不相能（不相善也）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見四六卷十二）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綱】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

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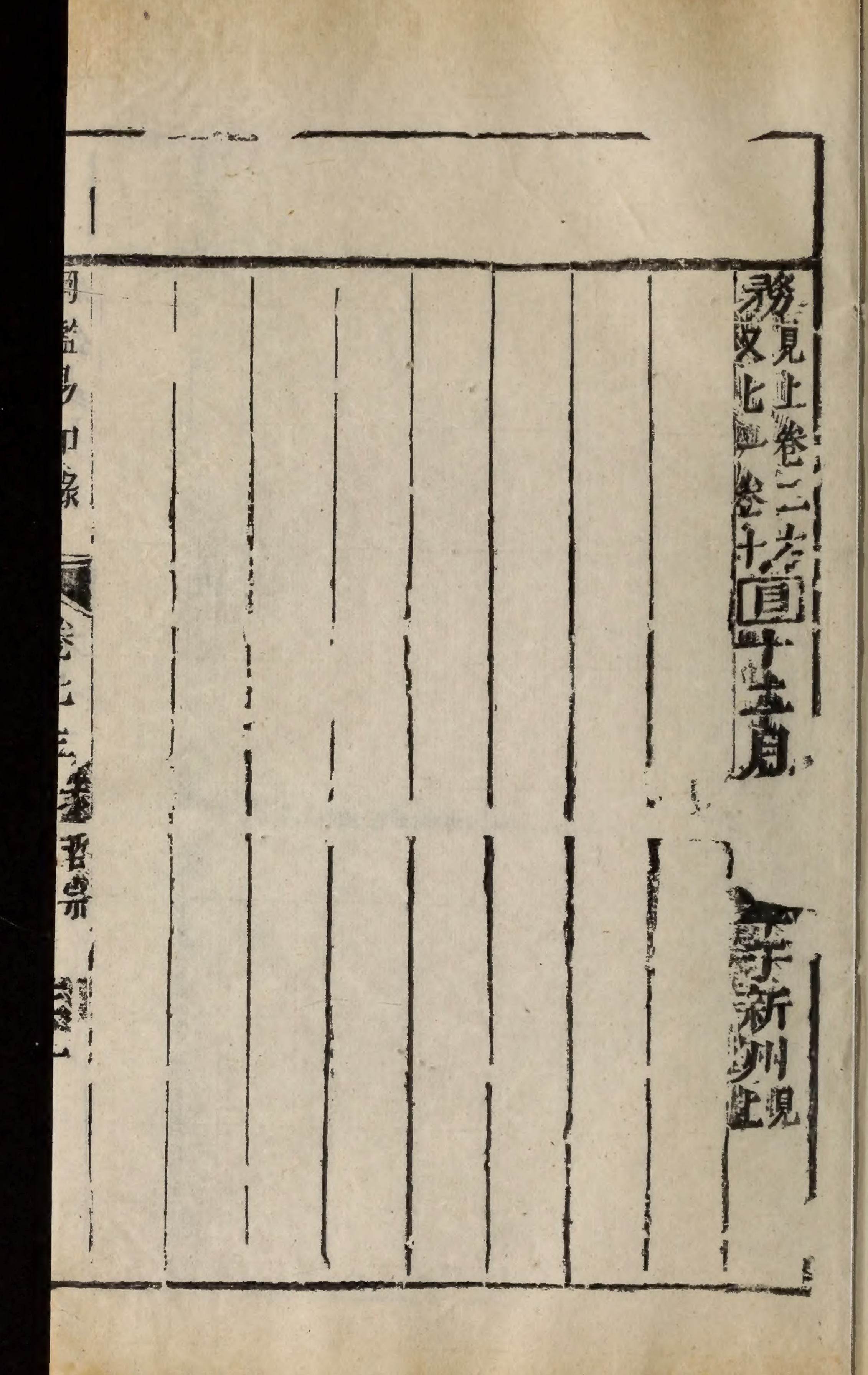
上疏言司馬光等變亂典刑改廢法度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入為一帙置之二府（中書樞密）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惇卞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綱】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

【目】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

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綱】秋八月。彗星見西方。見五卷十三【綱】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參軍。【綱】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見上【綱】編管程頤于涪。浮州【目】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綱】復立市易務

復立市易務



務見上卷二十六 敄改比見卷十 目 十三月

年 新州見 新州上

